



徐贵祥◎著

# 历史的天空

LISHIDE TIANKONG

军事小说巅峰之作

荣获茅盾文学奖、五个一工程奖、  
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人民文学奖。

同名电视剧屡创收视奇迹，图书热销多年。

气壮山河，一部烽火岁月草莽英雄成长史诗；慷慨悲歌，揭密国难当头抗战军队派系倾轧。

长江出版传媒 | 长江文艺出版社





徐贵祥◎著

# 历史的天空

LISHIDETIANKONG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03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史的天空 / 徐贵祥 著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2.7

(徐贵祥军事精品系列)

ISBN 978-7-5354-5653-3

I. 历… II. 徐…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49539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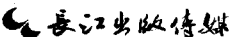
责任编辑: 刘碧芳

责任校对: 陈琪

封面设计: 回归线视觉传达

责任印制: 左怡 邱莉

---

出版: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 邮编: 430070

发行: 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 027-87679362 87679361 传真: 027-87679300

<http://www.cjlap.com>

E-mail: [cjlap2004@hotmail.com](mailto:cjlap2004@hotmail.com)

印刷: 湖北鄂南新华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

开本: 740毫米×1050毫米 1/16 印张: 25

版次: 2012年7月第1版 2012年7月第1次印刷

字数: 472千字

---

定价: 35.00元

---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 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 序

XU

## “孤岛”与“坦克”及其它

屈指算来，自从1991年徐贵祥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我们建立亦师亦友的关系至今已经超过20年。20年来，军旅文学风云际会，潮起潮落，上演了一幕幕威武雄壮的活剧。其中徐贵祥频频亮相，多有精彩表演。我亦始终是这一幕幕大剧的忠实观众，并且不断地为其击掌喝彩，也留下了不少叫好声或嘘声。今天借给《徐贵祥军事精品系列》作序的机会，我来作一个回望与勾连，把徐贵祥纳入“朱氏语境”中，就算“老话新说徐贵祥”吧。

何谓“孤岛”？我说的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军旅文学整体态势中的一个突出现象，即“孤岛现象”。这也是它区别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军旅文学的一大特点。自新时期以来，无论是80年代之初的“两代作家在三条战线作战”，还是90年代之初的“农家军歌”，总体都呈现一种“集团冲锋”方式，人数众多，声势浩大，不成思潮也成现象，令文坛为之侧目。然而进入新世纪以后，由于“商业语境强化和政治语境淡化”的双重夹击，军旅文学也急遽边缘化。当年人多势众动辄群体作战的军旅作家队伍也作鸟兽散，或人员流散，或斗志涣散，只有少数执著的坚忍者在“商海横流”中显出英雄本色，遂像滔滔商海中的“孤岛”一样，岿然屹立蔚成大家气象。比如以长篇小说崛起的徐贵祥，比如以非虚构文学坐大的王树增，还比如朱秀海、柳建伟等等。

何谓“坦克”？这是套用十几年前我评价柳建伟的一个比喻：突出重围的文学推土机——如果把中短篇小说家比喻成中巴、轿车的話，那么，长篇小说作家则更像推土机，它不以灵活、精美讨巧，而是靠力量、气势取胜。准此，徐贵祥则是正面强攻战争文学的重型坦克。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徐贵祥连续推出了《仰角》、《明天战争》、《历史的天空》、《八月桂花遍地开》、《高地》、《特务连》、《四面八方》、《马上天下》等8部长篇小说。除前两部外，基本上都是直面战争的





重磅之作。时间上涵盖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朝鲜战争几个重大历史阶段，塑造了一大批敌、我、友军从基层官兵到中高级指挥官以及战术专家、思想政治工作者、特种兵、医务人员等各色人等，特别是《历史的天空》中个性强悍奇谲的草莽英雄梁大牙，《八月桂花遍地开》中高蹈空灵而又深藏内敛的沈轩辕，再到《马上天下》中深谋远虑执著追求“不战而胜”之战争至境的战术专家陈秋石等人物造像，已经登堂入室，进入了当代战争文学人物长廊，显示了作家在21世纪战争文学探索的进程，文学视野不断拓展，战争理解趋向深入，写作技巧渐入佳境。

《历史的天空》与柳建伟的《英雄时代》(非军旅题材)联袂获得第六届茅盾文学奖，令人振奋的同时亦令人感慨。徐、柳二位和获得这一奖项的老一辈军旅作家巍巍、刘白羽之间，在年龄上存在着40年的“断裂”！徐、柳的获奖或从一侧面表明，部队的中年作家已趋成熟，特别是徐贵祥，已成了战争文学长篇小说创作领域的主要标志性人物。这辆正面强攻的重型坦克已然占领了战争文学的“高地”。

由于茅奖和电视的双翼，《历史的天空》几近家喻户晓，成为徐贵祥的标志性作品，这里就多说几句。作为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评委，我曾受评委会委托，为《历史的天空》写下如下评语：“《历史的天空》在种种历史的偶然背后，显示出了历史的必然，纵向而又曲折地演绎了梁必达从一介草莽到高级将领的性格史与心灵史，通过个体生命对历史的重新言说，以真切厚重的军人生命体验的细节和碎片，去填充和修补想象中的历史，使历史中的战争和战争中的英雄都变得更加真实、丰富和耐人寻味，从而以鲜活强悍的人物性格和人格光芒照亮了苍茫深邃的历史的天空和当代战争文学的人物画廊。作品凝重雄浑，充满了战争文学的阳刚之气和崇高风范，故事跌宕起伏，包蕴了聪颖的战争艺术和兵家智慧。”

20年来，我可以说是一步步看着徐贵祥如何蜕变和涅槃的。当然，全面分析，评价他的创作并非这篇短序的任务。我在此倒是想起了26年前提出的“寻找合点”的命题，今天面对徐贵祥的战争文学成就，我想借用这个命题但突破其界定，仅以《历史的天空》为例，来说明徐贵祥是如何“寻找”到成功的“合点”的。

首先是个人特质、秉性、经验、阅历与创作题材的合点。徐贵祥是个真正从兵堆里滚出来的军人，从战士、班长、排长、指导员一路走来，拾级而上，又两次进入南疆战场，经历了战火的淬炼（这一下就和大批战后去采访的作家划清了界限。后在出版社参与编辑撰写《百战将星》丛书时，又接触过大量梁必达式的原型人物的原生态资料。仅此，徐贵祥就足以成为《历史的天空》的最佳人选。

然而事实还远不止于此。徐贵祥少年时期的乡村生活经历,甚至他一贯良好的“自我感觉”,风趣幽默、大大咧咧而又粗中有细的个性,都跟梁必达有契合之处。我大胆作个判断,梁必达这个人物,一半取于原型,一半则来自徐贵祥自己或者对自己的想象。此外,徐贵祥对军事的热爱,对战略战术战法的钻研,对单兵动作和班、排、连战术的谙熟,以及刻骨铭心的兵的生活经验和生命体验等等,都在小说中一览无遗。作者的性格就是作品的风格,这句话用在徐贵祥和《历史的天空》上,严丝合缝。

其次是思想与体验的合点。小说没有思想不行,杰出的作品更不能没有思想,任何杰作都一定是在哲学层面有作家的独到思考。但问题是为表达思想而表达思想,让思想罩住人物,让人物成为思想的奴隶,则小说难免会因为过于图解化而成为败笔。其实主题先行未必就不能出好作品,关键看你的主题是不是从生命体验中来,在小说叙述过程中又以生命体验为基础。《历史的天空》最大的成功之处就是写活了梁必达这个人物,而这部小说显然是灌注了作家一种独到的新英雄观或新历史观。徐贵祥的成功之处恰恰在于他没有或者说无力控制梁必达这个人物,这个人物自己“活”了,有了自己的生命,有了自己的精气神,已经逸出了作家的设计与掌控。所以,在写作过程中,是作者跟着人物走,而非牵着人物走。能达到这种境界,作者一定是有着充分的体验沉淀,以此为前提,任人物如何“冲撞”,也不会脱离在体验基础上生发的主题,而只会使主题得到更为充分的展现。此外,《八月桂花遍地开》中的沈轩辕,《马上天下》中的陈秋石等,均可作如是观。

再次是作品的艺术性与可读性的合点。尽管好读的不一定是优秀的,但不好读肯定不是作品的优点。何况一部几十万字的长篇小说如果不具备相当的可读性,在今天这个读图时代其受众恐怕就要打一个很大的折扣了。徐贵祥的长处正是编故事,他始终将目光聚焦于人物在战争与政治的多重纠葛和激烈碰撞中的复杂境遇和传奇经历,人物性格既有发展,又有恒定的基本元素贯穿始终。命运起伏跌宕,故事大开大合,常常出人意料却又总在情理之中。环环相扣,抽丝剥茧,草蛇灰线,引人入胜。再加上语言的粗犷劲道,酣畅淋漓,势如破竹,也加强了阅读的快感,一旦开卷便欲罢不能,非一气呵成而后快。显然,我们从中看出了中国传统章回小说对徐贵祥的深深浸淫,使这种一度被视为传统、保守的叙事形式越来越显示出了历史积淀的巨大穿透力和生命力。

最后,如果要对徐贵祥战争文学创作提出建议的话,我还是那句老话:写得再慢一点。15年来,徐贵祥保持了平均两年一部长篇的写作速度,就质量和速



度的综合指数而言,他无疑是当下军旅作家中的冠军。他自己曾经在一个对话中有所辩白:难道十年写一部就一准能写好吗?潜台词似乎就是:我一年一部又快又好怎么啦?看得出,他对自己的写作速度和创作能量颇为自得。其实,是否写得快就一定写不好,或者说写得慢就一定写得好,这个问题还真不好说,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但是一般来说,容易“萝卜快了不洗泥”。至少对徐贵祥来说,多看多思少写,慢一点再慢一点,就有可能挣脱已然明显的轻车熟路的既定故事结构模式和人物关系模式;就有可能使小说语言更精细、丰盈、饱满和空灵一点。如此等等。今天,多一部少一部对徐贵祥来说意义已经不大了,他应该有一种自我要求,一种对当下军旅文学的引领或楷模的担当精神。总之,希望徐贵祥放慢速度,提高难度,降低产量,提高质量。不仅要立马可取地打造出谋生的柴刀斧头,更要千锤百炼锻造出传之后世的干将莫邪。

是为序。

著名评论家、解放军艺术学院原副院长 朱向前  
壬辰春月于京西黑白斋

# 第一章

—

韩秋云把上吊的绳子系好，踮起脚扯了两下，很结实，然后就从老桐树枝丫上爬下来，靠着树根喘气。韩秋云寻思上吊已经有些日子了，但在先前都只是念头，是想死给他们看看。这一次，她是动真的。人家看不看，于她已是无所谓，她反正是活不下去了。要她嫁给梁大牙，那是死也不能干的。

梁大牙何许人也？

梁大牙是蓝桥埠富绅朱二爷的小伙计，其实多出的那颗大牙并不大，眼大耳大手大脚大倒是真的，到十七八岁的年纪，就长成了敦敦实实的一条精壮汉子，阔脸浓眉，膀大腰圆，坯子其实不差，按当地说法，脚大手大可以走四海镇五岳，命中主贵。只因为左边多长了一颗虎牙，生出几分邪气，福态像有点破损。蓝桥埠好心的老辈人怂恿梁大牙把那颗多余的虎牙拔了，梁大牙的老掌柜朱二爷朱恽轩却执意不让，说是父精母血，命里带来的物件，不是轻易可以糟践的。倘若他日遇到贵人，或有别的法子破贱取贵。因了自幼爹娘双亡，梁大牙是在朱二爷一手调教下长大的，对朱二爷自然言听计从。如此，那颗有碍尊容和福禄的虎牙就得以苟存下来，草民的日子还得先过着。

这种门户的孩子，自然不太可能去上正经的学堂，但是梁大牙脑子不笨，闲暇时听烂眼圈龚二说古，《三国》、《水浒》的故事过耳不忘。在朱二爷的呵斥下，斗大的字也认得几箩筐，且又颇识眼色，干活精明，有点少年老成的架势，在瑞泰米庄出出进进可以包揽一面，深得朱二爷的倚重。

可是别人倚重没用，韩秋云偏偏看不上他。在韩秋云的眼睛里，梁大牙无论如何也不是个什么正经人物。自从那回看见梁大牙同水蛇腰坐在一条船上捞菱角且嬉嬉闹



闹,她的心口就堵得慌。

水蛇腰是个什么东西?提起水蛇腰的名,顶风都要臭十里,蓝桥埠方圆十几里,怕是没有谁不晓得水蛇腰的不正经。她跟贺瘸子都钻老河湾的林子,梁大牙小小年纪就跟这样的人在一起厮混,想必也干净不了。

韩秋云自然是不情愿嫁给梁大牙的,虽说她只读过三年私塾,可也算是个读书人呢。父母没撒手时光,开了一片染坊,她不算大家闺秀,也差不多能算上个小家碧玉,如今要她嫁给梁大牙,去过那种不干不净的日子,那是她连想都不敢想的。糟心的是,朱二爷却偏偏相中了她。

梁大牙七岁那年,爹娘让土匪姚葫芦给杀了,他就被瑞泰米庄的老掌柜朱二爷收去当了学徒,后来又拜朱二爷为干爷,在瑞泰米庄一干就是十多年。近年朱二爷已是蓝桥埠数一数二的富户,倒是没有为富不仁一说,后生的事很放在心上,眼看梁大牙虚龄十九还光棍一条没个家,干爷的脸面就很有些过不去,也担忧老打光棍收不住后生的心,尤其今年春上东洋人打进了中国地面,朱二爷更加忐忑,怕兵荒马乱夜长梦多,就每月给梁大牙几块大洋,明明白白地交代,要他置办家产再盘缠个媳妇。梁大牙却没那份心思,把那成家立业的大洋多数打了水漂,时常慷慨解点小囊,穷光蛋狐朋狗友倒是交了不少——梁大牙自有他自己的主意,大丈夫纵天下横也天下,走四方吃四方,那几块破洋钱连卵子大的天也买不了。再说,办田产娶媳妇还有朱二爷呢,用他操什么心?

梁大牙除了有副盘死蛤蟆踢死猴的顽劣相,还有一身张牙舞爪的打人功夫,那功夫不知是跟哪个江湖艺人学的,打起架来,三五条汉子近身不得——这也是朱二爷之所以喜爱他的原由之一。有了这身功夫,看家护院果真能够抵挡一阵子。韩秋云的穷表叔贱表婶就是看中了朱二爷的钱财和梁大牙的武功,给自己的儿子娶亲拿不出聘礼,便把无爹无娘的韩秋云往朱二爷手里卖,软缠硬磨逼她嫁给梁大牙。成了这门亲事,不仅能落下大洋,还能靠上朱二爷的势力。这对于表叔表婶来说,实在是一举两得的事。

韩秋云有一回明着跟梁大牙说过:“有钱你能买我的人,可是你买不了我的心。”

梁大牙仰起脑袋,把两块紫龙铜钱抛到头顶上,当当两响又稳稳落入手中,眯起眼睛,鬼里鬼气地斜睨着韩秋云,阴阳地笑:“嘿嘿,老子不买你的人,也不买你的心,老子有钱买你的……那个。”

这龟孙日子是没法过了。

韩秋云抬起头,看了看微风中悠悠荡荡的上吊绳子。那是她的裤腰带,十八条粗花布条编成的,颜色很杂,也很结实。有年夏天到井台提水,一憋气,嘎叭一声断了蚕丝绳,露出了红花裤头不说,还差点让水桶闪了腰。一恼之下,韩秋云就编了这条花瓣子裤腰带。

蓝桥埠地处僻壤,是个鸡鸣三省而三省都不大管得着的地方。此处山峻水明,滋养阴阳两极,男人大多剽悍勇猛,妮子则又生得水灵标致。山里人没啥乐子玩头,晚饭

后街头巷尾满是闲人，有拉胡琴唱京戏哼汉剧黄梅调的，也有摇蒲扇乘凉嚼芡实的，更多的人则汇聚在东头的坝场上，听烂眼圈龚二唱大鼓书。其实尽是胡诌，多是裤腰带以下内容，男女老少皆习以为常，以此填补劳作之余的无聊。

这块地面上，男女风化算不得什么大事，山乡民风质朴，偷情野合时有发生，老婆养汉男人自然不悦，但是没有见过谁家因为争风吃醋或者捍卫家风而动刀动枪的。撞见了打几耳光赔几个钱，换个法子就是赔上一桌好酒好菜，红脸汉子们没准会因此结成好友，共同的女人给他们提供了共同的酒后话题。要是撞不见呢，撞不见大家都是相安无事。你在这里养汉，我在那里偷人，两下扯平实惠互补，大家都不算太吃亏。民风乡俗既是如此，打情骂俏也就不算事了，连大姑娘的屁股也不金贵，闹上劲了摸上一把还不兴恼，恼了就是小家子气，就不是个玩艺儿。

韩秋云跟街前街后那些工匠和种田人家的妮子自然又有些不同，虽然娘老子死了跟着表叔表婶当丫环使，可是，在梦里她还是个读书人，是个小姐。小姐的面子薄，屁股是不能随便让人摸的，于是就编上这条结结实实的裤腰带，预备急眼时嗖一声扯出来抽人家一鞭子。不过，这个用场暂时还没派上。

自从东洋人占了洛安州，蓝桥埠就息了往日野闹，有粮的挖窖深埋，有闺女的赶紧出阁。这当口，偏偏让韩秋云摊上了梁大牙。一想起梁大牙那副皮笑肉不笑的邪相，韩秋云就想上吊。宁肯便宜东洋鬼子，也不嫁给梁大牙，这话也明着跟梁大牙说过。自然，这是气话。与其让东洋鬼子作践了，还不如自己把自己杀了。

韩秋云站起来，再一次将脖颈子伸进圈套，往下一拉，半个身子便悬了起来。闭上眼睛，以为自己正在死，脑子里就乱了，看见成了鬼的娘老子，欢天喜地来接她。悬了好大一会儿，才觉得不大对劲儿，睁眼看看，自己还没死。原来打的是个老虎结，光挂住了下巴颏，却勒不住脖子。这样上吊，一份活罪要受到啥时辰？

再爬上树，取下那条索命的绳子，牙咬手抠，费了很大的劲方才解开。打了一个死疙瘩，重新挂上去，然后坐在树杈上往蓝桥埠里看。隔得不远，能看见一些人走动。

初夏前响的天，蓝得鲜明透亮，没有一星半点杂质。太阳光落在山坡的桐树叶子上，水灵灵的绿。树丛里有一些紫色的野木槿，一簇簇像是动着跳着。花斑鸠就在不远处咕咕地叫，叫得韩秋云心里乱乱的。叫啥，哭丧么？我韩秋云自个都没一滴泪，你倒来撩我伤心了。

这时候就恨爹恨娘。

爹娘只生下她一个，自然是掌上明珠，可是娇惯没几年，十二岁上来了一场大水，娘老子心贪，带着伙计一起到河里捞浮财，不知捞了多少，大约是高兴得昏了头，从此一去不回来。没爹没娘的韩秋云哭了天又哭了地，然后就搬到表叔表婶家里，生生当丫人使。表叔表婶家生了七个娃，韩秋云抱大老二抱老三，田里的活计一样不落下。

自己虽然是个无家无当的孤妮子，比不得城里的金枝玉叶，可自己也是个读过书的黄花闺女啊。对着小河照照，身子条儿匀匀称称高高挑挑，圆脸盘子亮亮的，且又





有一身好皮肉，三伏天田水晒得烫死人，叔扶犁，她拉绳，牛一样地出老力气，却怪得很，白净的脸盘子就是晒不黑，越晒反倒越白，白得嫩得像是削了皮的雪花梨。蓝桥埠大姑娘小媳妇百十个，谁不晓得她韩秋云是个美人坯子？这副好身子咋能让梁大牙给作践了？

又恨陈克训。

那还是好些年前的事了。那时候家道尚好，还能供养她念私塾。虽然陈克训比她大几岁，但拜的都是一个先生，坐的是一条板凳。她跟陈克训的三弟陈墨涵年纪相仿，人馆也差不多前后，可是她却不大爱跟陈墨涵在一起，眼睛老是落在陈克训的身上。后来再往大里长，那份心思就有些乱乱地让人羞。陈克训的爷是清末举人，当过段祺瑞北洋政府的县长，北洋政府垮台后回归故里置田经商，是凹凸山一带屈指可数的首富。陈克训却不像一般的纨绔子弟，读书极是用功，待人通情达理。

韩秋云至今还记得，她辍学后不久，陈克训和弟弟陈墨涵就到洛安州读国立中学了，放假回来还找她玩。夏天她去老河湾林子里采桑叶，陈克训也瞒着家人跟了去，两个人一同采桑叶一同吃桑椹，还一起下河捉虾摸螃蟹，就是那一次在河里捉虾时，她看见脚边有几滴红红的东西……一想到那件事，她的心里就扑扑乱跳。

可是再过几年陈克训就变了，听说在洋学堂里加入了个什么团体，就变成了阔少爷。又过了一年，学还没上完，就先离开了学堂，到庐州蒋文肇的军队里做了事。去年回到蓝桥埠，一顶轿子还抬回了个蓝褂黑裙的女学生。那天晚上她蒙着被子把眼睛都哭肿了。

想来想去，人世间当真没啥值得留恋的。

韩秋云这一次不再犹豫了。踮起脚尖，一够没够着，于是跳起来抓住绳圈，小腿粗的桐树枝立马弓了一个弧。狠了狠心，叫一声娘老子，便把脖颈子往上挂。身子顿时往上长了一截，脚却依然沾地。绳子勒住脖颈子，委实不是个滋味。这才吓得牙巴骨打颤，这才知道上吊不是搞着玩的。早知道这样难受，不死也罢。好死不如赖活着，赖死就更不如赖活着了。可是转念一想，不死就得嫁给梁大牙，就得跟那赖人做那赖事，那样的赖活着还真不如好死拉倒。

此念一生，就屈了双腿，闭紧双眼单等那根绳子牵着上天。

闭着眼睛，韩秋云觉得过了好几十年，好几十年之后她听到一声脆响。没等她回过神来，已经重重地跌在地上，随即有几片树叶掠在脸上，刮了个血糊糊的口子。她怔了好大一会儿，抹了一把脸上的血，红红的，粘粘的，是真血，血口子火辣辣的疼。心里就犯开了嘀咕，这龟孙枝桠好生奇怪，骑着它它不断，结实得要命，吊住它它就断了，像根冰凌没筋骨。敢情是小命太嫩阎王爷嫌弃？

也不解那绳子，索性坐在地上发呆，终于呆出两条泪河，哇的一声嚎哭，像是开了闸，哭天哭地哭娘老子，哭得山林子乱抖野斑鸠乱飞。

正哭得昏天黑地，忽然听见近处一阵咕哇喊叫。

赶紧打住，睁眼细看。

这一看，浑身的汗毛便竖了起来——

花姑娘的有。花姑娘的大大的。

呀呀——支那美人——这里的有。

韩秋云打了一个冷战，忽地一下站了起来——这回她看清楚了，蓝天白日下面，真真切切地站着六七个穿着黄皮的东洋人。

## 二

东洋鬼子说来就来。

韩秋云做梦也没想到，她本来是要死给“他们”看看的，可是“他们”再也顾不上她的死活了。就在她独自上山企图干一件让蓝桥埠人目瞪口呆的大事的时候，她尚且不知道，全面抗战爆发了，日本人已经沿着长江打进了华东。就在这天早晨，日军坂田师团第一联队第四大队神不知鬼不觉地出了洛安州，翻过了凹凸山脉的二龙岗，开到了蓝桥埠。除了大队人马进镇抢掠以外，还派出三个小队对蓝桥埠外数十处可疑的高地进行搜索。

确实是东洋人了。韩秋云虽然以往没见过，但是东洋鬼子打进了中国地面，她还是知道的，听那些见过的人说，东洋鬼子个子不高，又粗又壮，还有一个明显的标记，鬼子官儿都爱在鼻头下面留一撮小胡子。

弄清楚眼前确实是东洋鬼子，韩秋云虽然心口狂跳，却反而涌上一股豁出去的慷慨。不就是个死么？刚才自己不是也在找死么？死的念头早都有了，鬼子来了也不怕。只不过，她不想死在鬼子手里，更不想让鬼子作践死。

韩秋云竭力站稳，四处看了看。背后也围上来两个鬼子，一个挎着王八盒子的鬼子官儿倒背着手，另一个鬼子兵端着长枪，刺刀上挑着几团贼光。

哈，哈哈，哈哈……支那美女江北玫瑰，大大的好。

叽里哇啦哇啦叽里……花姑娘的站住。

三个鬼子兵慢腾腾地围过来，嘻嘻哈哈地拧住了韩秋云的胳膊。

韩秋云两眼一黑，晃了一下身子。胳膊被攥得死紧，快瘫下的身子又被架直了。

一柄雪亮的长刀劈下来，阳光下划了一道耀眼的弧线，在离韩秋云头顶几寸远的地方拐了一个弯，刀尖飘到她的胸前，落在对襟褂的布扣子上。握着长刀的鬼子官儿笑出了满嘴黄牙，金鱼眼睛在眼镜后面放出阴阴阳阳的绿光，刀尖轻轻地慢慢地在韩秋云的胸前磨蹭。



天杀的日本鬼子，不得好死的东洋人！

到了这步田地，韩秋云晓得怕也没用，一股劲犍足，跺脚使劲往前猛挣。刀尖扎进肉里，一阵冰凉。鬼子官儿的手抖了一下，移了移刀尖，挑开了第二个布扣子，然后扔掉指挥刀，抬起长统马靴，往前迈了一步，平伸两手，哧——嚓，撕开了韩秋云的对襟小褂子，并且顺手扯掉了里面的花布胸兜。

一股热血涌上来，韩秋云嚎叫一声，蹲下去想护住前胸，却又被日本兵架将起来。日本官儿捡起韩秋云的胸兜，在手里攥了攥，又扯开看了看，阴阳怪气地嘿嘿一笑，将胸兜塞进韩秋云的嘴里，再拎起指挥刀，刀尖从小妮子的乳尖上往下划，划出一条弯弯曲曲的血路，刀尖至小腹处，猛地往上一挑，本来掖着的宽腰裤子便猪大肠子般垮落在地上。

韩秋云闭上眼睛不再反抗。两行眼泪无声无息地往下流。她恨自己骨头不硬，恨自己寻死又赖活，把这身人见人羡的好皮肉留给了东洋鬼子，恨自己那回在老河湾的林子里不让陈克训做成那件事，冷了陈克训的心，却便宜了东洋人。

鬼子兵们都围了过来，鬼子官儿挥了挥手，架着韩秋云的鬼子兵把她松开了。

花姑娘的，跳舞的干活。

过来，这边的跳。哈哈，哈哈……

乐极生悲。

先是听见林子里山崩地裂般地传出一声呼啸，接着飞来一道寒光。日本官儿手中的军刀尚未横起，人头早已落地。这情景，把韩秋云也看得眼花缭乱，恍惚看见一个彪形大汉，头罩一顶猴儿帽，只露出两只黑光惨绿的眼睛，手中一把大刀舞得如银练飞舞，电光闪闪风雨不透。只在瞬间工夫，又有两个鬼子兵倒在血泊之中。

韩秋云的血立马就热了起来。她从来没有见过杀人，更没有看见过这般热气腾腾利索俏皮的杀人场面。韩秋云看得有些呆了。血沫溅在头晌透明的太阳光里，像一片涂抹在天上的虹霞，艳得炫目，亮得惊心。

接连倒下几个同伙后，剩下的鬼子兵才反应过来，叽里哇啦一阵喊叫，齐刷刷跳出圈子。不知是谁打了个唿哨，四个鬼子兵一起把枪举了起来。

韩秋云心里一紧：不好，东洋鬼子要开枪。正要吆喝蒙面人趴下，一扭脸，却又怔住了。蒙面人也怔住了——不知鬼子兵搞的是啥鬼名堂，不仅没有开枪，反而把枪子儿拽出了膛，直挺挺地杵了过来。

蒙面人一个鲤鱼打挺站了起来，横着大刀往后退。韩秋云这才想起来要穿好衣裳。赶紧站起身，一只手紧紧地护住小肚子，剩下一只手伸出老远，够着树枝去解裤腰带，却没想到当初打的是死结，此时任凭使出吃奶的劲，横竖解不开。正在绝望之际，便见一道寒光从头顶倏然掠过，没等韩秋云回过神来，那条杂花裤腰带便弯弯曲曲地落在地上。

“跑哇，他娘的快跑！”

一声猛喝之后，韩秋云的肩膀便被扯起，踉踉跄跄跟着向前扑了几步，心里却忽地打了一个冷战——奶奶的，是龟孙梁大牙。可是，没容她多想，日本兵转眼之间就追了过来，呀呀呀地乱吼乱叫，刺刀一寸一寸地往近处逼。

“跑哇，往老河湾跑哇——”

忙里偷闲，梁大牙一把扯掉了演大戏用的猴儿帽，冲着韩秋云挤眉弄眼地扔过来一个咧嘴怪笑，左边那颗扎眼的虎牙在太阳底下亮亮地闪了一下，就像棍子一样，敲在韩秋云的心上。

“梁大牙你自己跑吧，姑奶奶不想活了。”

韩秋云一边叫，一边猛地弯腰，往后缩起身子，挣脱了梁大牙鹰爪一样的大手，顺势捡起那根盘成蛇状的裤腰带，脆脆亮亮地在空中打了个响鞭。

第一鞭子从鬼子兵面前掠过，两个鬼子兵火烧似的扔掉大枪，捂着脸呜里哇啦地叫唤。

第二鞭子拐了个弯，不偏不倚地打在梁大牙的手上。

“咦——唏！”梁大牙怪叫一声，站住了，“贱妮子，老子救你，还打老子，不识好歹的东西。”

嘴里骂着，一巴掌掴将过来，揪住韩秋云的肩膀猛往前拽。韩秋云被拽得脚不沾地，东倒西歪连滚带爬，一路跟着跑。

终于将日本兵甩下一截，韩秋云又喊将起来：“梁大牙，你救我也是枉然，我嫁给东洋鬼子也不嫁给你。”

梁大牙怒吼：“放你娘的屁！你给老子快跑，跑到老河湾老子再拾掇你。”

韩秋云也吼：“龟孙梁大牙你放手，姑奶奶的裤腰带还没有系好呢。”

“贱妮子你快点，要是让日本鬼子撵上来，你系条生铁裤带也白搭。”

“梁大牙你手放老实点，别往姑奶奶肋巴骨上蹭。”

“你狗日的看看是啥光景了，这当口谁还稀罕你那肋巴骨！”

两个人边跑边吵。好在路熟，七拐八拐就钻进林子，眼看就要到老河湾的边缘了，却听到路边的林子里传来一声喊：“前面有鬼子，赶快往西跑。”

梁大牙和韩秋云吃了一惊，疑疑惑惑地看了一会儿，左边的木槿丛里，钻出来两个人，一个清瘦瘦的学生模样，是陈举人家里的三少爷陈墨涵。另一个长得肉肉乎乎的，是朱二爷的远房堂孙、梁大牙的小伙伴朱一刀。

几个人汇合一处，也来不及多说，择一条林间小道，没命地往前猛跑。

晌午时分，上了西皋岭，估计鬼子追不上来了，大伙也实在跑不动了，于是停住脚步横三竖四地躺在岭上喘粗气。这才闹明白，蓝桥埠已经驻进了鬼子加上二鬼子千把号人，全镇老小跑的跑，藏的藏，死的死。梁大牙孤儿一条，韩秋云孤女半双，只有朱一刀还有娘老子，此时也是生死不明。众人回头望一眼望不见的家，只见着蓝桥埠上空翻滚的浓烟。

梁大牙跺脚昏天黑地地吼出了一嗓子：“狗日的东洋鬼子，老子日你的老娘。”

朱一刀嚎啕大哭，哭他那一家子穷骨血，哭他家的院子被烧成了灰。韩秋云没有哭出声，眼泪却叭叭哒哒直往下掉。

四个人当中，牵挂最多的自然还要数陈墨涵，但是陈墨涵眼下也是无家可归了。半个月前，他的家人都跑到庐州去了，当时他因为跟国文先生王兰田一道搞抗日宣传，遭到当局警察的关押，这才同家人断了音讯。王兰田是个地下共产党员，很器重陈墨涵，认为他思想激进，有新意识，也有正义感。师生有约在先，一旦脱离羁绊，就到凹凸山去找八路军。后来他的二哥陈克训上下打点，花了一笔重金，再搭上蒋文肇集团军司令部参谋的面子，好歹总算把他放了出来。陈克训的意思是想让三弟也到蒋文肇的麾下效命，却遭到了拒绝。陈墨涵被保释出来后，本来打算先回到蓝桥埠，让管家筹集些现洋带到队伍上作见面礼，岂料钱还没有弄到手，就遇上了日军偷袭蓝桥埠，不是朱一刀带着他钻林子，恐怕命都没有了。

几个人在西皋岭上各自想了一会儿心事，真是肝碎如渣，心乱如麻，最后还是听了梁大牙的——家是没了，到凹凸山找队伍打鬼子去。

### 三

凹凸山属于伏兰山脉一支，地处鄂豫皖三省交界处，在江淮之间绵延五百余里，山势虽然不算险峻，但是冈峦叠错，峰回路转，而且树木竹林遍布，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险。加之此山与伏兰山数道山脉连成一片，东迄蓝湖，西达平汉铁路，北临淮河，南濒长江，地处华夏中心区域，与日军隔河相望，既惊慑洛安州，又威逼方圆十数县垣。自古此处是不战之地，却又是历代兵家倚重的屯兵之地。

自全面抗战爆发以来，凹凸山也是空前热闹，山南山北都驻了兵，驻扎凹凸山北麓蓼城的是国民党军第二四六团，团长是个名叫刘汉英的上校，号称人马三千。住在山南梅岭的是新编的八路军杨庭辉独立支队，去年还是红军的游击队，兵员多数是近年来才招募的窑工和种田人。

梁大牙一伙子人紧走慢走，翻过六架山梁，走了七十多里山路，到达庄子岭已经是黄昏时分。庄子岭是两个省的分水岭，岭尖子就是骑线点，从此地往南二十多里是梅岭，往北二十多里就是蓼城。

自然是又饥又累。在岭子上歇了几袋烟的工夫，再起身要走，梁大牙却停住了脚步。梁大牙回过头来，扫了一眼三个乡亲说：“你们几个都听着，开弓没有回头箭。咱们这趟出来，就别想着回家。家是没了。打鬼子抗日是没得二话了。可是凹凸山抗日的

队伍有几家。你们说，该往哪里走？”

朱一刀连想也没想就说：“那还用问么，大牙哥你年纪最大，你说了算。”

梁大牙说：“那可不行，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我当不了家。这一步要是走错了，不是把大伙往鬼窝里带么？我梁大牙担当不起。陈三少爷是个学问人，我看还是你拿主意。”

陈墨涵红了脸，很不痛快地说：“梁大牙你不要再叫我三少爷了，我的名字叫陈墨涵。”又说，“依我看还是到梅岭去，我听我的先生说，八路军仁民爱物，老百姓拥护，打日本鬼子也打得很积极。”

朱一刀说：“三少爷你那是听人家瞎起哄……”

朱一刀话没说完，就被陈墨涵打断了：“朱一刀我再跟你说一遍，不要再叫我三少爷，我的名字叫陈墨涵。”

朱一刀咽了一口气，只好重新说：“陈……墨涵你那是听人家瞎起哄。依我看还是去蓼城，刘团长的国军是正经的军队，有吃有穿。张大嘴前些日子投了八路，不是又回蓝桥埠了么？连枪都没有，还得自己去夺。衣裳也没有，饭还吃不饱，那算啥子队伍呀？”

梁大牙皱皱眉头，问韩秋云：“你说呢，咱们到底是去走南还是去闯北？”

韩秋云半天没吭气，想了一会儿才紫着脸反问梁大牙：“我先问你，你打算走哪条道？”

“我？呵——呵嚏！”梁大牙痛痛快快地打了个喷嚏，动作很大地揉揉鼻子，笑了，“我当然去蓼城。当兵吃粮，扛枪抗日，我梁大牙没准能当个团长司令什么的……嘿嘿……”

“那就行啦！”韩秋云一梗脖颈子，打断了梁大牙的话头，“大路朝天，各走一边。你去蓼城吧，我到梅岭去，咱们分开走。”

“那怎么行！”梁大牙一急眼就嚷了起来，“蓝桥埠就跑出来咱这几个人，哪能再分开？再说，你表叔已经收下朱二爷二十块大洋聘礼，你就是我的老婆了。你去梅岭，我当然也得去梅岭。”

韩秋云冷笑一声：“梁大牙你别做梦了。你去梅岭，我就去蓼城。”

“嚏——唏！”一句话把梁大牙惹恼了，呼啦一下站了起来，掂了掂手中的宰牛刀，咬牙切齿吼了一嗓子，“韩秋云，老子就这么让你看不上眼？”

韩秋云却没有被吓住，不高不低地说：“话随你怎么说，反正我是不跟你梁大牙走一条道的。”韩秋云的话也是落地有声，说着话，并且摸住了裤腰带的活头，像是随时准备抽出来打出去。

“妈拉个——巴子！”梁大牙额上的青筋暴出了两三根，鼓出眼睛珠子，挥起宰牛刀，喀嚓一声将身边的黄桧树砍成两截。再扭转头来看着韩秋云，嘴唇直打哆嗦，原先的那抹血红看着看着就乌了。





韩秋云偏不低头，目光硬硬地迎着梁大牙，冷冷地说：“梁大牙你听明白，朱二爷那二十块洋钱我会还你的。我到斜河街当婊子卖身子也把你的钱还了。眼前是没有钱，明说吧，要命一条，要我给你当老婆，你就等着扛尸吧。”

梁大牙这回真的蒙了。这个韩秋云咋会对自己这样呢？韩秋云在蓝桥埠也是个细皮嫩肉的好妮子啊，是个走路都怕踩死蚂蚁的菩萨心肠啊，咋就偏偏对自己铁石心肠呢？莫非自己跟韩秋云当真是八字不合么？她何以把自己嫌恶到这种地步？自己低下眼珠子看自己，堂堂正正一条汉子嘛，蓝桥埠的风流娘们，谁不把梁大牙看得重甸甸的？可是她韩秋云居然不把老子当人看，真正是岂有此理！

忽然就涌上一股血性——他娘的韩秋云，窗户台上晒屁股，你的脸就那么大？蓝桥埠一千八百人没有出几个光棍，我梁大牙好歹也算个人物呢，咋鬼迷心窍独独号上了这号不识好歹的妮子，让她弄得一肚皮窝囊气。其实有啥呢？不就是脸蛋子白嫩身段子秀气么，有啥稀奇的，夜里搬到床上吹瞎了灯，还不都是一个模样？

越想心里越是屈得慌。不能再贱了。梁大牙心里恨恨地想，光着屁股咱也得把家伙翘起来，大头小头咱都不能低下。小鬼子的刺刀都戳到屁股眼下面了，咱得干正经事了，不能让这个驴日的闪了腰。

梁大牙恶狠狠地咳嗽了一声。

大伙都抬起头来看着梁大牙。梁大牙却谁也不看，只是阴气森森地看着韩秋云。

“韩秋云，老子再问你一声，你真不跟老子走么？”

韩秋云心里有些发毛。她是从来不拿正眼看梁大牙的，可是今天她不能不拿正眼看梁大牙了。她的正眼迎着梁大牙的正眼，这当真是第一次，她看见梁大牙的眼睛很硬很扎人，似乎带着一股硬硬的风，直直地向眼前推来，推近了，触到脸颊了，刮得腮上热热地疼。心里突然有些着慌。梁大牙的眼睛着实很邪，冷冷的目光像两只粗糙的手，剥开了她的对襟小褂子，揪住了她胸前那两颗樱桃般红嫩的痒尖子。连她自己都还没明白是咋回事，鼻子里就一阵发热，差点儿就哭出了声。真是怪了，先前是那样的恨梁大牙，可是这一会儿工夫咋就恨不起来了呢？这梁大牙是鬼，是妖，是蛤蟆，那么无赖那么龌龊，他跟水蛇腰怕都有瓜葛，她亲眼看见他搂过水蛇腰的腰啊，可是……可是她还是硬朗朗地甩出了一句话：“梁大牙，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我是不会跟你走的。”

“当——真？”

“当——真！”

喀——嚓——！林子突然起了一阵风，小路旁边的一棵黄桷树哗哗地抖了起来。

梁大牙甩手打了自己一个巴掌，是从左边打的。血从嘴角上流下来，很猛的一股。梁大牙龇开大牙，伸出长长的舌头，抹布一般转了几圈，把血舔净了，嘴巴动了动，像是在喝鲫鱼汤。韩秋云赶紧把脸别了过去，她最看不得梁大牙这副装神弄鬼的样子。

嘿嘿。梁大牙轻轻地笑了一声，笑得像哼，冷飕飕的。